蜀中廣記

詳校官編修臣翟　槐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六十六

方物記第八

鹽譜

明　曹學佺　撰

世本曰廩君乘土船至鹽陽鹽水神女子止廩君廩君不知東西所向者七日七夜乃以青纓遺鹽神曰纓此與

爾俱生鹽神受而纓之廩君應青縷而射鹽神死按廩
君宕渠巴賨之先世也後漢書曰成哀間成都羅哀些言
至鉅萬初賈京師隨身數十百萬為平陵石氏持錢其
人彊力石氏訾次如苴親信厚資遣之令往來巴蜀數
年間致千餘萬裹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
賒貸郡國人莫敢負擅鹽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
其貨焉

川西井

蜀都賦家有鹽泉之利華陽國志蜀郡廣都縣有鹽井又有小井十數所犍為郡牛鞞縣有陽明鹽井又云李冰識齊水脉穿廣都鹽井諸陂池蜀於是盛有養生之饒馬郡國志云唐武德二年分魏城置鹽泉縣以地有鹽井民得採漉為四方賈售之地按廣都今雙流牛鞞今簡州魏城今屬左綿也陵井監圖經漢時有山神號十二玉女為道人張陵指陵上開鹽井因此陵上有井故名陵州雲笈七籤云張天師經行陵州山中有十二

玉女來謁願奉箕帚天師知其地下陰神也謂之曰汝等何以為獻將觀厚薄而納焉玉女各獻玉環徑皆數寸天師曰獻同奈何乃化十二環為一環徑尺投入地約曰有得者即納之投地陷成井玉女爭脫衣入井以探環天師取其衣藏石匱中玉女遂不得出即陵井也井直下五百七十尺透二重大石方及鹹水今每年一淘洗須歌唱喧聒然後入否則必見玉女裸居井中不利淘時或絚索斷損皮囊墜落唯於天師前炷香良

久自有為掛結者云是玉女之靈也十二玉女戊亥二
神在天餘十支在井煎鹽至戊亥時水必歇寰宇記云
益部鹽井最多而陵井最大在仁壽縣縱廣三十丈深
八十丈汲以大牛皮囊刑徒充役甚苦後廢陵井更開
狼毒井今之煮井是也又云仁壽縣五井二井存曰營
井在縣南二十五里隋大業元年開水淡遂廢至宋乾
德三年重開日收鹽四十斤曰蒲井在縣南四十里唐
武德初開水淡遂廢至宋太平興國三年重開日收鹽

三十八斤五兩三井廢曰赖實井石羊井赖因井　有
麗甘井取玉女美麗其鹽味甘為名又有聶甘井古鹽
井也其傍有神廟謂之聶社云　又貴平縣一井曰上
平在陵州東北九十三里唐朝日收鹽一石七斗五升
與百姓分利僞蜀廢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一百七十
斤益州記貴平有主井官有兩竈二十八竇一日一夜
收鹽四石如霜雪也　輿地紀勝云唱車廟在貴平舊
縣南九里漢朱辰為巴郡守有恩於人及罷吏人送辰

到蜀回至此又為立廟以其山近鹹井聞椎車唱歌之聲為廟號　寰宇記云井在研縣二十一井曰研井在陵州南百三十三里唐時日收鹽八斗貞觀二十一年崩壞總章二年重修僞蜀淺塞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收鹽四十九斤曰思陵井在州南一百九里唐時官私日收鹽五斗五升龍朔元年壞上元元年重開僞蜀淺塞乾德二年重開日收鹽三十一斤一十兩曰稜井在州南百里日收鹽五十三斤八兩曰律井在州南九十里日收

鹽五十五斤曰田井在州南百五十一里日汝鹽三十
六斤俱乾德重開已上五井存曰獠母曰還曰賴倫曰
石烈曰茫曰宋曰桶曰柳泉曰賴郎曰遮曰新曰董村
曰潘令曰小羅曰依郎曰帶已上十六井廢　井研志
縣北二里井鑿山神唐僖宗入蜀時見命祠之其山俯
臨鑿井因以為名蓋鹽神也　寰宇記始建縣七井曰
羅泉井舊廢至宋乾德三年重開日汝鹽三十五斤今
存曰塔泥井石縫井賴胡儒井赤石井賴子井賴婁井

已上六井廢　文同丹淵集云井研縣自慶歷已來始
因土人鑿地植竹謂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鬻鍊鹽色後
來其民盡能此法為者甚衆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
倚之為姦恣用鐫琢廣專山澤之利以供侈靡之費豪
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鄙時朝廷嘗亦知
其如此創置無已深慮寖久事有不便遂下本路轉運
司止絕不許開造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
筒井者以其臨時易為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

少數目每一家須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捕逃變易名姓來此傭身賃力平居無事則俯伏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遞相扇誘羣黨譁譟等弄索工直偃蹇求去聚墟落入鎮市飲博姦盜靡所不至已復又投一處習以為常

按始建令入井研縣

陵井監圖經云井有玉女廟號靈真夫人乃監司奏立者若以火投井中即雷吼沸湧煙氣上衝濺泥漂石甚可

畏也或謂井泉傍通江海微有敗船木浮出云　郡國
志張道陵於此得鹽源因投紙排車引役人唱排車樂
祀玉女於井內俗傳玉女無夫歲取一少年擲井中配
之否則水竭又云狼毒井有毒龍藏井中及鹽神玉女
十二為祟天師以道力驅出毒龍禁玉女於井下然後
人獲鹹泉之利及周平蜀宇文貴為益州總管聞玉女
之事乃曰吾為婿以嫁玉女可乎於是擇日張樂迎玉
女像置於西山神祠云將玉女配山神也是時成都西

山有蝟害土人祠之歲用一童女置祠中蝟吸去則吉不然則亂傷人云

雲岌七籤天師初以陵地荒梗無人安居山川不可耕植化鹽井以救窮民民聚居井傍户口日衆遂置州統之以天師名故曰陵州師誓曰我所化井以養貧民若官奪其利千年外井當陷又云項年陵井屬東川有張常侍主鹽務於事稍怠而課不登交替後縻留不得解去替人素崇道與虔告於天師願借神力增加所出為

其填納自是每日所煎水數如常而鹽數差溢五六日內課足仍煎如舊數無復增矣

沈存中夢溪筆談云陵州鹽井深五百餘尺皆石也上下甚寬廣獨中間稍狹謂之杖鼓腰舊自井底用栢木為幹上出井口自木幹垂繩而下方能至水井側設大車絞之歲久井幹摧敗屢欲新之而井中陰氣襲人入者輒死無緣措手惟候天雨則陰氣隨雨而下稍可施工雨晴復止後有人作木盤蓋井上滿中貯水盤底穿

小竅醲水一如雨點謂之雨盤令水下終日不絕如此數月井幹為之一新而利復舊

文同奏避張陵名狀云臣到本州求所以得名之由據地志梁以前常為懷仁郡西魏時始改為陵州因境內有陵井故名焉陵井始後漢張陵開興因陵以名井後復因井以名州唐改仁壽郡至乾元中復為陵州遂因仍至今矣按陵本沛人世有別傳載其異事者尤多臣不敢以聞然觀其為井之功實非常人

所能建置此州之民既賴之以為生復畏之以為神凡過其祠廟及道其所以昔日為井之事皆懍然如肅不敢少懈如在其上與其前後若是之恭也國家亦殊仰其所利以贍給諸郡凡三載郊禮頒賞軍校一切皆於此取之是所謂有功於國而有利及民者也但令以其名配井與州而使其下負薪芻槱瓢囊者無男子婦人稚幼耆老之屬日日道其名千萬在口臣愚竊謂州取其名於國體固無嫌若屬之斯民臣恐於義或有未安

者已臣聞晉羊祜開府南夏惠流百姓後人諱其名併改戶曹爲祠曹王舒除會稽內史上言其父名會求換他郡朝議以字同音異不許舒云音雖異而字同乃特命以會爲鄫授之唐陽城號卓行陽山道中有驛曰陽城元稹過其處易之爲避賢孟浩然獨能詩襄陽有浩然亭鄭誠爲刺史更其題曰孟亭此意皆謂賢者之名當與廉避不欲使其下常斥之也同又秦免陵州井納柴狀云臣自至當州訪問得井所以爲民之深害久而不

能去者惟管內仁壽等四縣百姓每歲輸陵井監煎鹽
木柴共計三十八萬四千二百餘束當時立法但以五
等人戶每稅錢上以二文一分科令納柴一束故其等
高者不下千束雖下戶亦三二十束矣其柴若常時私
下貨賣自可每束直三四十文足錢官中鄉亦以其不
易每束更支鹽六兩後來常見其虧損百姓不復支鹽
却改每束與見錢七文五分是官中大約破九文已來
貼折民下三四十文柴一束其百姓所得貼錢悉為出

旁引攬之人諸頭鋪使尋亦隨手散盡又官中科配盡
須要納乾柴其百姓自入夏已來以蠶麥務忙不暇豫
先營置放令乾燥皆於二稅欲起之時若本家田內所
產之少則須望林回買生濕雜木前羽截齎擎上州赴場
送納依自來體例願以兩束折納一束是三四十文一
束之柴又只得四文有餘矣加此倍之則近納七八十
萬束生濕柴也偏州小縣盡是山坡田土瘠薄別無他
產而每年於二稅送納足魚斛斗并科買紅花紫草出

助役還青苗外又復有此七八十萬東木柴之役比諸
他州此方之民實被其苦臣子細體問得二三十年已
前本州止有官井數處所燒柴薪若不甚費其價亦不
至高大自許人開鑿卓筒之後郡下至今已及數百井
故栽種林木不能供得公私採斫以至山谷童禿極望
如赭縱有餘蘖纔及丈尺已為刀斧所環爭相翦伐去
輸官矣臣今管見輒謂官中雖有陵井止能供得成都
府一路州軍公使軍食等鹽外並無畧有所獲雖言招

名客人將絲絹展博其本監日煎鹽色皆是先已支過諸
州軍每年所定合銷綱數更無亏賸餘見在以備客人中
臣愚欲乞朝廷特下指揮令本路轉運提刑司一就用
出賣酒坊體例先為相度擘劃諸州軍公使并軍食等
鹽乞不於本監支給名人買糶上件陵井監官中自可
端煞收納羨利臣嘗試約之除餘利可以雪及買糶人
外依卓筒小井課利用五分折納錢絹官中並無糜費
歲可獲一萬三千八百餘疋絹帛并見大錢七千二百

餘貫及免得酬與監中主當公人等一十一處場務及
監內諸般銷費共一萬八百餘貫其餘外州軍盤鹽綱
役酬獎尚不在其數內如此則七八十萬束之柴能害
於民者盡去而五六萬貫之錢能利於國者盡得矣

川南井

華陽國志南安縣有鹽井概灘李冰所平也在漢有鹽井
按今嘉州之紅崖是其故處矣寰宇記云榮州有鹽井
五十七所朝野雜記云彭山有瑞應井味稍硝得陰榮

鹵餅雜煎之然後成元豐崇寧兩嘗禁止以食者多病故也

杜預益州記云益州有卓王孫井舊常於此井取水煮鹽又火井縣西五里有靜邊鹽井屯邛州地華陽國志孝宣帝地節中穿蒲江鹽井二十所增置鹽鉄官寰宇記蒲江縣金釜等八井見歲出課鹽六萬三千斤東坡志林云蜀去海遠取鹽於井陵州井最古濟井富順監亦久矣惟邛州蒲江縣井乃祥符中民王鸞所開利人為至厚焉雅安志州南十五里多白石鹽土人鑽取之

名曰鹽崖

華陽國志江陽縣有富義鹽井以其出鹽最多商旅輻輳言百姓得其饒富故名按此井深二百五十尺鑿石以達鹹泉口俗亦稱玉女泉也乾德四年割為富順監而縣廢管鹽井大小六歲出鹽貨三十餘萬貫勝覽云鹽井惟富順監最大舊日為額八百餘斤今日額千五百餘斤楊光清操堂記三榮富順產鹽其地號為貪泉矣富順志云富義井在縣西一里近年為淡水滲溢灶

丁淘遠近舊井賠課而此井遂廢今鹽井十四曰鄧漆
園秦家富小新羅米謝家來周泉狗鳴鶴圖琪羅芹月
岩溪口石欄相者是　九域志云古金川廟鹽井神也
舊志在郭下井神王姓井主梅澤神梅姓本夷人晉太
康初見石上出泉飲之鹹乃鑿至二百尺鹹泉湧出煎
成鹽及死官為立祠祀之長寧縣清井在縣北寶屏山
下古老云昔諸葛孔明登山謂此處當出一寶否則產
英賢及下山見井曰此足以當之矣輿地紀勝云清井

脉有二一自對溪艱恩寺趾度溪而入嘗夜有光如
虹亂流而濟直至井所一白寶屏隨山而入謂之雌雄
水初人未知有井夷人羅氏漢人黃姓者因收而辨其
鹹僉議刻竹為牌浮於溪流約得之者以井歸之漢人
得牌聞於官井遂為漢有後人立廟祀黃羅二神按十
州五圖記羈縻十州獻其鹽池官後為淯井監一統志
亦云長寧治北淯井二脉一鹹一淡取以煎鹽塞其一
則皆不流謂之雌雄井矣唐貞觀五年置南通州析置

鹽泉縣以隸之王象之謂敘州近邊之地別無鹽泉意者即今長寧之境則唐初必輸官矣元歲課辦鹽三十萬斤今歲課辦鹽四十二萬五千五百斤按唐茚州下有鹽水縣者是志云茚連縣南二十五里亭臺山像若亭臺狀溪邊有鹽井即木桶井

古州劉立之通判瀘州州有鹽井蜀大姓王蒙正者請歲倍輸以自占蒙正與莊獻明肅太后連姻轉運使等皆不敢予奪君曰倍輸於國家猶秋毫耳奈何使貧民

夫業遂執不與見歐陽修傳華陽國志定笮縣渡瀘水
實剛徼白摩沙夷有鹽池積薪以齊水灌而後焚之成
鹽漢末夷皆錮之張嶷往爭夷帥岑槃木明不肯服嶷
擒而殺之厚賞餘類乃安今北沙河是也

川東井

華陽國志巴郡臨江縣枳東
監塗二溪一郡所仰其豪門亦家有鹽井水經注云江
水又東逕臨江縣南王莽之鹽江縣也自縣北入鹽井

溪有鹽井營户汲注溪井水乃郡志云武隆縣距白馬
津東三十餘里江岸有鹹泉初康定間有程運使舟次
鶻岸聞江中有硫黃氣襲人謂此必有鹹泉駐舟召工
開之果得鹹脉是時兩岸新蒸贍足民未知烹煎之法
乃於忠州遷井灶户十餘家教以煮鹽之法未幾有四
百餘灶由是兩岸林木芟薙童然寰宇記彭水縣東九
十里有鹽井一今煎昌元縣南北五十里井九山側亦
有鹽井

荊州圖副云八陣圖東南三里有一磧東西百步南北
廣四十步磧上有鹽泉井五口寰宇記云夔州永安宮
南磧上鹽井以木為桶昔常取鹽即時沙壅冬出夏沒
又云諸葛鹽井有十四自山下至山上其十三井常空
盛夏水漲則鹽泉迤邐去於江水之所不及東坡詩
五行水本鹹安擇江與井如何不相入此意復誰省人
心固難足物理偶相逞猶嫌取未多井上無閒綆荊州
記云朐腮縣北岸有陽溪南有鹽井百二十所按陽

溪水源出雲安縣北六百里又水經注朐腮縣冀帶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故因名之曰傘子鹽有不成者形亦必方異於常鹽王隱晉書地道記曰入湯口四十三里有鹹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而鹽成益蜀火井之倫水火相得乃佳矣水經注建平郡北井縣南有鹽井井在縣北故縣名北井建平一郡之所資也

宋開寶六年以夔州大昌縣鹽井鎮置大寧監治距寶

山十有七里距大昌六十九里其土多石剛裂不受陶
治官民屋宇多覆茅竹及板以瓦者無幾突小不謹輒
火飲食旋給不憂凍餒不織不耕恃鹽以易衣食按朝
野襍記大寧監寶山有洞穴鹹泉流出如瀑故老相傳
其初屬民袁氏因獵於山下逐一白鹿入洞不見得泉
飲之自後置鏖煎鹽益神所啓云
夔志曰袁氏遇泉雖不知始於何時然代不乏嗣有坤
貴者藏遺殘誥命三四幅一幅置制防禦使牌前缺官

表定立補缺職唐僖宗廣明年物一幅勅荆南峽中鹽
務院大昌置制所牒驅使官表定立准勅補催遣官昭
宗乾寧年物一幅寧江軍節度安居鎮新補巡檢將表
萬恭後蜀孟昶廣政二十四年物　大寧井廟三一曰
鹽溪龍王二曰鹽水龍王三曰古祠龍王　淳化中將
作監丞雷說知監事見井塲人户爭汲强弱相凌多抵
于訟乃于穴傍剜石為池以瀦水外設横板穿三十竅
承以脩竹謂之筧筒蓋鹹泉初出勢暴不可遏故疏池

為墟而三殺之泉流既平均節入筧無復奔衝不平之
患矣至嘉定中歲久弊滋事聞於朝遣榮州資官令孔
嗣宗按置窮訪民瘼有不便者皆除之泉自穴入筧跨
溪為筒而分之南得十三北視南加二各立長以司其
平歲一易筧其法視舊益詳矣民為立祠號孔長官祠

段氏遊蜀記云通開二州有鹽井煮之利宣漢長腰井場
鹹源出大江龍骨窟中灘名羊門兩崖峭峻鹹源自出
遂煎成鹽寰宇記曰開縣温湯其井有三曰柏木曰龍

馬曰杉木俱出白鹽

川北井

華陽國志巴西郡南充國縣和帝時置有鹽井蜀都賦註充國縣有鹽井數十益州記曰南充縣西南六十里有昆井即古鹽井也南部志縣西五十里寶馬寺有寶井出鹽日可易一馬人共寶之故名寶宇記云新井縣武德元年割南部晉安地置界頗有鹽井因斯立名

晉太康地記曰梓潼縣出傘子鹽九州要記云玄武縣

鹽井二近江水淡煎鹽不成飛烏縣管井七見煎三井
餘塞寰宇云鄣縣鹽井四十三眼二十二眼見煎餘廢
志云梓州舊無鹽井有僧一新者不知何代人指地教
人鑿井鹹泉湧出為利無窮及卒土人置寺奉其遺軀
為塔祀之每歲暮春鸑鷟鵜鶘羣飛塔上至宋猶然
寰宇云浩城縣管鹽井五所十眼煎餘塞又云富
國監者本梓州鄣縣富國鎮新井煎鹽之場也宋置監
以董其事兼領通井飛烏等井地去梓州九十里又云

通泉縣管鹽井七十四所
蜀記云靈江東鹽亭井古方安縣也周地圖記梁大同
元年於此立亭因井名縣管鹽井三煎一有女徒山在
縣東二十五里從閬州新井縣界來故老相傳昔有女
徒千人於通泉縣康督井配役遇賊於此乃於山頂置
栅禦捍遂破賊俗為之置祠今富順鹽井皆婦人推車
汲水由此而論則女徒之山可錄矣寰宇記東關縣管
鹽井四見煎三井餘廢永泰縣管鹽井五

蓬溪志云常鐵冠不知何許人天聖間寓蓬溪赤城山縣東五里有鹽井或鹹水短少井民勾氏以告常曰此一蝦蟆作祟塞水眼耳即為出儀文三卷醮之其水如血者累日鹹源復通後用其儀文禱井屢驗

井課

杜氏通典云蜀道陵綿等十州鹽井總九十所每年課鹽都當錢八千五十八貫註云陵州鹽井一所課都當錢二千六十一貫綿州井四所都當錢二百九十二貫

資州井二十八所都當錢一千八十三貫瀘州井五所
都當錢一千八百五十貫榮州井十三所都當錢四百
貫梓州都當錢七百一十七貫遂州四百一十五貫閬
州一千七百貫普州二百七貫果州二十六貫
圖經云唐萬歲通天二年右補闕郭文簡奏陵井監賣
水一日夜得四十五函半百姓貪利失業長安二年停
賣水依舊稅鹽先天二年加課利歲有三千六百二貫偽
蜀時井塞宋乾德三年平蜀陵州通判賈璉重開舊井

一晝夜汲水七十五函每函煎鹽四十斤日獲三千斤
至雍熙元年春冬日收三千八百一十七斤秋夏日收
三千四百四十七斤蓋水源之有長短也
朝野雜記仙井歲產鹽二百餘萬斤隸轉運司蒲江亞
之隸總領所大寧監二百五十餘萬斤歲取其四分隸
總領所淸井鹽四十餘萬斤歲取其贏五萬餘緡為軍
食之用自祖宗以來民間自煮鹽歲輸課利錢八十萬
緡趙應祥變鹽法增至四百餘萬緡又逃絕之井許人

增其額以承認鹽既益多遂不可售紹熙三年楊嗣勳
總計棧閣助筒二千鹽由是頓易自後井戶稍紓而民
間食鹽愈貴矣

太平興國初有司言昌州鹽歲收虛額十一萬八千五百
餘斤及開寶中知州李佩率意掊斂以希課最於歲額
外別役部民煮鹽民甚以為苦轉運使以聞詔悉除之
夔府舊志昔大寧鹽井隸監淳熙甲辰部使者楊公輔
更法歸之漕司監不復與熙寧中歲額四百餘萬斤紹

興中以二百四十萬斤為額閏年加十萬斤為二百五十萬斤
宋史熙寧中蜀鹽私販者衆禁不能止欲盡實私井運
解池鹽以足之議未決神宗以問修起居注沈括對曰
私井既容其樸買則不得無私易一切實之而運解池
鹽使一出於官售此亦省刑罰籠遺利之一端然忠萬
戎瀘間夷界小井尤多止之實難若列堠加警恐所得
不酬所費議遂寢按括本傳云帝易司患蜀鹽不禁欲
盡實私井而輦解池鹽給之言者論二事如織皆不省

沈括侍側帝顧曰卿知籍車乎曰知之帝曰何如對曰
敢問欲何用帝曰北邊以馬取勝非車不足以當之括
曰古人所謂兵車者輕車也五御折旋利於速令民間
輜車重大日不能三十里世謂之太平車但可施於無
事之日爾帝曰人言無及此者遂問蜀鹽事對曰臣恐
得不足償費帝領之明日二事俱寢

井法

類要云鹽泉有絞筧引泉踏溪每一筧用一筧其筧與

筴每年十月旦日以新易陳郡守作樂臨之井民相慶謂之絞筴節

志林云慶歷皇祐以來蜀始開筒井用圜刃鑿如盌大深者數十丈以巨竹去節牝牡相銜為井以隔橫入淡水則鹹泉自上又以竹之差小者出入井中為桶無底而竅其上懸熟皮數寸出入水中氣自呼吸而啓閉之一筒可致水數斗凡筒井皆用機械利之所在人無不知後漢書有水轉此法唯蜀中鐵冶用之大畧似鹽井

取水筒太子賢不識妄以意解非也　近時射洪士人馬驥譔鹽井圖說云鹽井其來舊矣先世嘗為皮袋井圍徑三五尺許底有大塘利饒課重工力浩鉅非一載弗克竣今皆湮沒殆盡不可考民循故業以納課率多從竹井制其施為次第在井匠董之凡匠氏相井地多於兩河夾岸山形險急得沙勢處鳩工立石圈盡去面上浮土不計丈尺以見堅石為度而鑿大小竅焉大竅大鐵釬主之小竅小鐵釬主之釬一也大釬則有釬頭

扁竟七寸有輪鋒利穿鑿興井日北口傍樹兩木橫一
木於上有小木滾子以火掌繩釬末附於橫木滾子上
離井六七步為一木樁糾火掌箴而耦舂之滾竹運釬
自上下相乘矣匠氏掌釬箴坐井口傍週遭圜轉令其
竅圓直初則灌水鑿之及二三丈許泉蒙四出不用客
水無論上石釬觸處俱為泥水每鑿一二尺匠氏命起
釬用筒竹一根約丈餘通節以繩繫其梢筒末為皮錢
掩其底至泥水所在匠氏揉繩伸縮皮欹水入挹滿攪

出泥水漸盡復下釬鑿馬次第疏鑿不計功程力大較
至二三十丈許見紅石岩口大竅告成矣隨議下竹竹
有木竹棹竹二種木竹取堅也剖木二片以麻合其縫
以油灰嚢其隙棹竹出馬湖山中亦以麻裹之木竹末
為大麻頭纍纍節合下盡全竹四潰決水障阻不能浸
淫迺截去大釬頭用釬梢鑿小竅法如大竅然鑿至二
十丈中見白沙數丈有鹹水數担名曰腰脉水去鹹水
不遠尋鑿之而鹹水淵涓自見也水有廣水晝夜力汲

不竭然味近淡有鹹水晝夜計有數斛味亦不齊有一
担而煑鹽五六斤者有八九斤至十二三斤者顧遇何
如耳厥工既就始樹樓架高可似敵樓上為天滾有轆
轤聲制筒索吸水如前吸泥水法而樞軸則管於車床
也床横木為槃槃有兩耳作曲池狀左右低昂逆施左
揖地右伸右揖地左伸循環用力索盡筒出鹹水就灰
笆潑水而煎燒有緒矣轉轆轤者蓋三人為之力厚者則
制斗車車狀大力逸而功倍也此自成井而論耳若掘

鑿之除釬偶中折而墜其中者或遺於泥作阻者其出
法亦巧而為器亦異釬帶火掌箋而墮者以攬鎌鉤出
為力易易惟釬半墮或止墮釬頭者取之法制為鐵
五爪如覆手狀爪背入木數寸以竹三尺許劈碎一尺
纏扼爪木令堅緻上一尺亦劈碎則活繫撞子釬不令
拘泥偏向中一尺通其節以待撞子釬假道達伐垂爪
入井爪定所墮釬頭匠氏從上督索撞子釬由筒中擊
木木擊五爪數擊則爪攫剝釬頭者牢不可以游滑自

匿雖欲不出不可得矣若被淤泥填溢大小竅猶闕格
疵然甚者製為漉子以和解其膠密漉子者鐵條之有
嚙齒者也末甚者製為漕釬以衝擊其脂凝漕釬者撞
子釬之有嚙齒者也支解既析則為刮筒以取其泥刮
筒之制與鹽筒殊科不通其節而每節之始鑿為方口
投井中吸泥亦如汲水式蓋水可以疏通肅受泥則踰
節不可是則匠氏作法意也嗟乎一井之成其次第節
目如此亦云勞矣乃勞歸灶丁利歸商販富灶任逸傭

灶任力終歲窮日疲竭若何而徵輸又告急矣至有坍塌而乾賠國課者有逋負而逃徙流離者是在上之人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云

火井油井

蜀都賦云火井沉熒于幽泉高焰飛煽于天垂王逸少與周益州書彼鹽井火井皆有否足下目見不為欲廣異聞異苑云蜀郡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隆則炎赫彌熾暨桓靈之際火勢漸微諸葛亮一瞰而更盛矣

博物志云臨邛火井一所從廣五尺深二三丈在縣南百里十道要記云火井有水郡人以竹筒盛之照路接其光而無炭常璩云蜀郡臨邛縣有布濮水從布濮來合火井江有火井夜時光映上昭民欲其火光以家火投之頃許如雷聲火焰出通耀數十里以竹筒盛其光藏之可拽行終日不滅也井有二水取井火煮之一斛水得五斗鹽家火煮之得無幾也

方輿云長江縣火井在客館鎮之北二里伏龍山下地

窪若池以火引之則有聲隱隱然發於池中少頃熾焰
夏月積雨停水則焰生水上水為之沸而寒如故水涸
則土上有焰觀者至焚其衣裾
蓬池火井在縣西南三十里水涸時投火其中焰從地
出移時方滅若掘深一二丈頗有水出
陸游跋火池碑云予昔在征西幕府嘗得小校言火山
軍池枯槁不可鉏犂及地不及尺烈火隨出今江吳間
穿地尺餘則見水北人聞之亦未必信也夜讀蜀彭君

火井碑乃知天地間何所不有亦喜彭君之善記事也

嘉泰壬戌閏月十有五日

通志云國朝正德末年嘉州開鹽井偶得油水可以照夜其光加倍沃之以水則焰彌甚撲之以灰則滅作雄硫氣土人呼為雄黃油亦曰硫黃油近復開出數井官司主之此是石油但出於井爾蓋由與產雄硫石脂諸處源脉相通故有此物益部談資油井嘉眉青神井研洪雅犍為諸縣有之居人皆用以燃燈官長夜行則以

竹筒貯而當炬一筒可行數里價減常油之半而光明無異予以辛亥齎捧過犍為得井油少許令人試之信然但其性暴烈不可嚮邇傳火之時稍不及避則焚其手因為匡廬僧持去以廣山中聞見

蜀中廣記卷六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蜀中廣記卷六十七

明　曹學佺　撰

方物記第九

玉石

山海經曰岷山江水出焉其下多白珉註珉似玉而非玉者也子虛賦蜀石黃礫張揖曰蜀石之次玉者

竹書紀年曰夷王燮二年辛丑蜀人來獻璿玉實於河

用介珪太平御覽云西蜀出黑玉

王子年拾遺記蜀先主琢玉人置甘后側玩之宮人妬后亦妬玉人

嶲州志云西海中產水晶石人至其傍喧語則雷雹興焉

本草經曰嘉州峩眉山出菩薩石色瑩白明徹若泰山狼牙上饒水晶之類日中照之有五色如佛頂圓光俗以菩薩光明所感

酉陽雜俎蜀石笋街夏中大雨往往得雜色小珠俗謂
地當海眼莫知其故蜀僧惠崚疑曰前史説蜀少城飾以
金璧珠翠桓温惡其太侈焚之合在此今拾得小珠時
有孔者得非是乎
蜀紀周大夫蒉弘死蜀人藏其血三年變為碧珠
隋書史萬歲伐南寧夷爨翫請降獻明珠徑寸
大足志縣南二十里寶珠溪貞觀時漁人郭福夜見水
際有光即之有蚌如斗剖得徑寸明珠以獻太宗賜之

積善井碑碣猶存

五金

漢宣帝遣王褒持節祀蜀碧鷄金馬顏師古注曰金形似馬碧形似鷄也陶弘景別錄云金屑生於益州華陽國志新都縣金堂山水通巴漢出金砂蜀記曰金堂縣古有金船沉江之東岸往往有見者按本志舊寧州前有潭是名金淵唐諱為金水也郡國志云廣漢有金山縣縣東一水瀨時有金碎珠隨波東注傍水居人採以

為業李膺益州記云金山在浩縣東長七八里每夏淹
水有崩處即金粟散出華陽國志云浩縣有孱水出孱
山其源有金銀礦洗取火融合之為金銀按浩縣孱亭
今之左綿及屬縣地
李膺記云走金山在導江縣堯時洪水民奔是山而獲
金故名宋史慶歷中或言彭之廣漖麗水二峽出金宦
者挾富人請置場募採益州轉運使高覿以聚衆山谷
間與夷獠雜處非地方之福且得不償失遂罷之龍州

志云州産金砂在西北九十里水進站界亦隣于夷
山海經崍山其陽多黄金寰宇記浮圖水在蘆山縣五
里從生羌界來水中有孤崖狀如浮圖出貢金又云大
渡河一名沫水出麩金所謂漢嘉金也
鹽井志衛西三十里有廢金縣元之金州也界有斛麥
和山出金故名西北四百五十里剌紅瓦山下有金縣
五村香羅八瓦山寨産金成粒與雲南麗江府接界土
官剌馬仁所管又有剌崔瓦山産碎金葦石瓦山産銀

礦寧畜志瀘沽橋去縣南八十里其水與長汀水交流
而下注金沙江是滇蜀爭界處
常璩曰晉壽縣本漢朋城有金銀礦民今歲歲取洗之
梁州記曰益昌縣東山西北有金銅谿出金
方勺泊宅編云黃銀出蜀中色與金無異但上石則色白
南中八部志朱提山在犍為屬國舊有銀窟數處諸葛
亮書朱提銀采之不足以自食韓愈詩我有雙飲酹其
銀得朱提是也漢志朱提銀以八兩為一流流直千五

百八十他銀一流直千
續博物志後唐同光中莊宗平蜀得王衍金銀命悉鎔
之為金塼銀塼約重三百斤一塼開一竅二人擔之上
有匠人名曰馮高過荆南高季興曰馮高王屬我坑官
吏持而有之儲為一庫建隆中沒入京師斤兩封緘如故
宋張詠在蜀曰有術士上謁自言能煅汞為白金張曰
若能一火煅百兩乎曰能即市汞百兩俾鍛一火而成
不耗銖兩張歎曰若術至矣然此物不可用於私家立

命工鑄為一香爐鑿其腹曰充大慈殿上用尋送寺中
以酒搵遺術者而謝絶之
禹貢曰梁州厥貢璆鐵銀鏤鐵柔鐵鏤剛鐵也史記曰
蜀卓氏之先趙人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求遠致臨
邛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
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人亦以冶鑄富埒卓氏俱居臨
邛華陽國志云臨邛縣古石山有石鑛大如蒜子火燒
合之成流支鐵甚剛因置鐵官有鐵祖祠

寰宇記宕渠郡之鉄官永川縣之鉄山鄰水縣之隣山
銅梁縣之綿谷俱出鐵丹者必先辨鉄性擇其善者用
雲芨七鐵云欲合鉄脣及建州東瞿為上陵州都盧為次
之古方多以雅州百丈建州東瞿為上陵州都盧為次
并州五生為下又牂柯及廣柳二州所出並不煩灌鍊
即堪打用此蓋自然剛也嘉陵榮資四州所出功力與
廣郴相似而灌剛之時須得百丈者相參乃堪服用若
忠渝等州所出並力薄不堪

老學菴筆記云蜀有竹炭燒巨竹為之易然無煙而耐
久印州出鐵烹鍊利於竹炭皆用牛車載以入城予親
見之
寰宇記羊角山出錫在劍州南九十里兩峰崛起如角
然地鏡圖云草青莖赤其下多鉛鉛錫之精為老婦人
唐獨孤滔云嘉州利州出草節鉛生鉛未煆者也打破
脆燒之氣如硫黃紫背鉛即熟鉛鉛之精華也有變化
能碎金剛鑽本草雅州出鈞腳鉛形如皂子又如蝌蚪

子黑色生山澗沙中可以乾汞
梁簡文金鐘賦云采赤鋈於蜀墅求銅精於灌瀆異苑
云魏時毀前鍾大鳴衆皆震駭張華云此蜀銅山毀故
鍾鳴應之蜀都尋上其事如華言
華陽國志會無縣天馬河中有銅胎以羊祀之可取河
中見存按水經注會無縣駮馬河中謂之貝子胎銅矣
十道記云廣漢之地有銅山之富寰宇記銅山縣本蜀
道銅山鄧通鑄錢處也又有私鎔可蒙賴應三山皆出

銅任百姓採鑄即今中江縣地

錢

說文錢者泉也言如泉之流布也以銅鍊鑄之蜀有銅官鉄官故泉貨為盛括地志曰雅州榮經北三里有銅山即漢文賜鄧通處榮經縣即嚴道矣筏俾傳曰鄧通蜀郡南安人也以攉舡為黃頭郎文帝常夢欲上天不能有黃頭郎推上天顧見其衣尻帶後穿覺而之漸臺以夢中陰自求推者郎見鄧通其衣後穿夢中所見也

名問其名姓即鄧通鄧猶登也文帝甚說尊幸之使善
相人者相通曰當貧餓死上曰能富通者在我何說貧
於是賜通蜀嚴道銅山得自鑄錢鄧氏錢布天下其富
如此文帝崩景帝立鄧通免家居無何人有告通盜出
徼外鑄錢下吏驗問頗有遂事竟案盡沒入之通家尚負
責數鉅萬長公主賜鄧通吏輒隨沒入之一簪不得著
身於是長公主乃令假衣食竟不得名一錢寄死人家
李孝美錢譜云鄧通錢文字稱兩同漢四銖文

華陽國志云漢文帝以銅山賜侍郎鄧通通假民卓王
孫歲取千足邛志云州治南五里卓王孫故宅即舊臨
邛縣也耕者往往於其地得漢錢甘文君白頭吟云男
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方輿勝覽成都通仙井在嚴真觀相傳此井與綿竹縣
君平井相通往歲有人淘井得銅錢三徑可二寸因恍
惚不安復投井中立愈或謂是君平擲卦錢參詩君
平曾賣卜肆無已久至今杖頭錢時時地上有

封演錢譜漢有厭勝錢蠶心錢狀如干盾長且方而不圓蓋古刀布之變也與近世花蔪夫人封綬及穿鑰錢相似

陳壽蜀志劉先主收成都士衆掠盡府庫財貨軍用不足憂之劉巴子初曰鑄直百錢平物價令吏為官市從之數月而充足梁崔祖思政事疏曰昭烈取帳鉤銅鑄錢以充國用

蜀志補云蠶顧山鹿市洞穴中有遊者得鵝眼錢不知

從來按宋畧一貫長三寸謂之鵝眼錢言薄而小泰始
中沈慶中啓通私鑄所作也
五代史李昊曰蜀主於劒門夔峽多積芻粟增置師旅
用度不足遂鑄鉄錢禁境內鐵置場鬻鬲之以專其利
成都文類曰宋真宗景德中詔謝濤巡撫利益同九河
張詠議鼓鑄利害乃考鐵價制錢幣重輕適均物估用
平衆甚便之
元費著錢幣譜曰蜀古用銅錢漢文帝時賜鄧通蜀嚴

道銅山鑄錢是也公孫述據蜀始廢銅錢置鐵官錢百姓貨幣不行其謠曰黃牛白腹五銖當復好事者竊言天下當還劉氏也後述王莽稱黃述稱白五銖漢貨一先主攻劉璋拔成都士雖減猶用鐵錢以二當銅錢一卒皆赴庫藏取寶貨軍用不足乃鑄錢一當百平諸物價文曰直百南齊永明八年劉悛啓武帝曰蒙山故嚴道地有古銅坑可以經畧帝從之遣使入蜀鑄錢得千萬工費多乃止後周有蜀雜用古錢交易隋文帝時詔

蜀王秀於益州立五鑪鑄錢字文輕重如開通元寶之
制五代王衍末年改元咸康又鑄咸康錢然不及唐舊
錢遠甚孟氏廣政間增鑄鉄錢於外郡邊界參用每錢
十分四百為銅六百為鉄逮至末年流入成都率銅錢
十分雜鉄錢一分大盈庫往往有鉄錢與銅錢相混莫
辨蓋鑄工精也孟昶失國乾德四年知府呂公餘慶轉
運使沈公義倫奏揀銅錢計綱以發蜀地上行鉄錢以
千一百易銅錢千文索銅器鑄錢附發仍增鑄銅錢市

金上供然失於裁制物價滋長鉄錢彌賤至以五千易銅錢一千太平興國四年詔兩稅及諸課利錢率十分輸銅錢一分時舊錢已竭民間騷擾北客乘時販銅錢入蜀以一錢易鉄錢十四至有因銅錢三五毀發古塚剔取神像犯刑者朝廷察知詔仍舊止輸鉄錢人心乃安淳化五年詔兩川以銅鉄錢兼行銅錢一當鉄錢十民頗便之咸平三年西京左藏庫使楊允恭言川陝民田之稅昔輸銅錢一今亦納鉄錢一吏卒俸給舊銅錢一

今鉄銭五若交易則鉄銭十為銅銭一且饒信之銅積
數千萬若舟運自荆達蜀蜀素多銅俾鼓益遂各置監
鼓鑄歲用均給不及十年可乘悉用銅銭矣議雖未行然
自是吏卒俸給改用十小鉄銭之一矣景徳二年張公
詠上言受詔與轉運使黄觀同裁度嘉邛二州所鑄景
徳元寶大銭十一參用甚便從之三年行用新鑄銅銭
初益邛嘉眉等州歲鑄鉄銭五十餘萬貫同兩税課利
收市物帛上供因李順亂罷鑄僅十年又以兵火耗壞

至是鑄大錢民以為利大中祥符七年諫議凌公策等
請鑄大鉄錢每貫重一十二斤十兩以一當十先是蜀
中小鉄錢每十當一貿易非便其後別鑄大錢貫重二
十五斤每一當小錢十三司言民有盜鎔大錢一千範
為器用鬻錢二千故盜鎔者衆策言錢輕則行者易齎
鉄少則鎔者鮮利故請改鑄也嘉祐中趙公抃任轉使
以蜀錢甚多嘉祐州歲科商前以鉄科民以炭頗為擾
奏乞罷鑄十年以寬民力四年祫享赦書許之熙寧六

年五月轉運司以嘉邛州罷鑄錢久民間闕錢乞減半
鑄與錢引相權從之建炎二年轉運司以鑄錢數多難
於流轉造引數少其價益高奏乞依嘉祐四年赦文權
罷鑄錢十年椿留鼓鑄本錢稱提引價不待報遂行自
是引日益多錢日益銷議者以為恐非經久相權之制
紹興三十一年臣僚奏請復置嘉邛二監鼓鑄夾錫錢
詔下制置司總領所商榷乃具奏以謂嘉州所用錢係
撥於眉州鉄場其數不多難以復置錢監止就邛州置

監鼓鑄經久可行利州紹興監仍歲鑄大小錢共九萬
貫尋報可遂以邛州歲鑄折二錢一萬貫小錢一萬貫
總領所給其費淳熙六年總領李昌圖奏利邛州兩監
所鑄錢官費本錢倍於息且鼓鑄有限而民間鈃銷無
窮若不更革錢重引輕必壞法乞罷鑄兩監折一小
錢比折二錢稍增銖兩改鑄折三大錢及將崇寧大觀
折二大錢並作折三行使詔從其請逮今行之以為利焉

交子

元費著曰蜀民以錢重難於轉輸始製楮為券表裏印記隱密題號朱墨間錯私自參驗書繙錢之數以便貿易謂之交子凡遇出納季一貫取三十錢為息其後富民十六戶主之尋亦貲衰不能相償爭訟數起大中祥符末薛公田為轉運使請官置交子務以權其出入不報寇公瑊守蜀乞廢交子不用會瑊去而田代之詔田與轉運使張若谷度其利害田若谷議以廢交子為非便請為置務禁民私造條奏甚悉又詔梓州路提刑王

繼明與田若谷共議田等議如初詔從之始置益州交子務時天聖元年十一月也自二年二月為始至三年二月終凡為交子一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貫其後每界視此數為準交子舊以二月二十日起界清獻公為記時已遷至七月也熙寧五年續添造一界其數如前作兩界行使從監官戴蒙之請也每道初為錢一貫至十貫實元二年以十分為率其八分每道為錢十貫其二分每道五貫若一貫至四貫六貫至九貫更不

書放熙寧元年始以六分書造一貫四分書造五百重
輕相權易於流轉於是蒙又請置抄紙院以革僞造之
弊引有兩界與官自抄紙皆自蒙始大觀元年五月改
交子務為錢引務所鑄印凡六曰勑字曰大料例曰年
限曰背印皆以墨曰青面以藍曰紅團以朱六印皆飾
以花紋紅團背印則以故事監官一員元豐元年增一
員掌典十人貼書六十九人印匠八十一人雕匠六人
鑄匠六人雜役一十二人廩給各有差所用之紙初自

置場以交子務官兼領後慮其有弊以它官董其事隆興元年始特置官一員莅之移寓城西淨衆寺紹熙五年始創抄紙場于寺之旁迄官治其中抄匠六十一人雜役三十人凡引一界滿納舊易新率千引取錢六十四曰貫頭錢天聖初止三十建炎初增八紹興十一年乃增令數其納換不盡者曰水火不到錢今一界所收併貫頭錢凡一百九十萬道總領所榷取以供軍儲所印之數自元豐元年兼放兩界之後紹聖元年增一十

五萬道元符元年增四十八萬道祖額每界以一百八
十八萬六千三百四十為額以交子入陝西轉用故也
崇寧間用兵陝西開拓境土通行引法以助兵費元年
增二百萬二年增一千二百四十三萬五千四年增五
百七萬五千大觀元年增五百五十四萬五千六百六
十六比至換界以新引一當舊引四引法大壞尋有詔
自四十一界至四十三界更不許換四十四界止依天
聖舊額仍不得越銅錢界建炎二年罷鑄錢復用元符

所增之額三年增一百萬紹興元年增六十萬二年增一百四十萬三年增五百萬四年增五百七十萬五年增二百萬六年增六百萬皆以給利夔兩路軍費七年有旨不許之印八年以邊報急闕增三百萬兌雜買九年以移屯陝西合給羅本及陝西六路新復州軍衣賜增二百萬增數既多簽書樞密院事樓照奉使陝西奏禁泛料始定著刑章十年以贍軍急闕增五百萬十三年以都運司之請增四百萬二十九年以增招軍兵糓

辦犒賞總領所請增一百七十萬詔從之自後累增五
百餘萬凡兩界共為錢引四千六百四十七萬二千六
百八十紹熙二年有旨將八十三界錢引展一界行使
增印一百九十萬以償總領所兌引貫頭水火不到錢
之數慶元三年總領所奏以成都潼川利州三路旱傷
制置司減免民間租賦乞增印錢引以備對補有餘以
充賑濟詔增一百萬隻合四千九百三十七萬二千
六百八十道矣而又偽造竊行足以亂真引日益增錢日

益銷子母不能相權然有稱提之法以錢稱提者引價低則官為出藏鎰增價與民市引是也以法稱提者凡民以錢輸官當折引則以一貫二百八十為限是也益有錢則有引天聖所印之數視錢以為準者也自軍興增料鑿空為錢天下大計仰給於紙猶幸守和議引之出納有常半藏諸司之庫半流轉於民維持不壞識者有憂其在軍旅之際乎

按宋史薛田為益州路轉運使民間以鐵錢重私為券

以便交易謂之交子而富家專之數致爭訟田請置交
子務以榷其出入未報及寇瑊守益州卒奏用其議蜀
人便之又云會子交子之法蓋有取於唐之飛錢真宗
時張詠鎮蜀患蜀人鐵錢重不便貿易設質劑之法一
交一緡以三年為一界而換之六十五年為二十二界
謂之交子初主以富民及貲衰不能償所負爭訟不息
仁宗時置益州交子務以榷其出入私造者禁之定以
百二十五萬六千三百四十緡為額云

交子式

分界				
號		年		
例	料	行	五	頭	貼
印	紋	花	字	勅
印	紋	花	面	青
印	事	故	圍	紅
印	紋	花	限	年
印	背	事	故	貫	一
印	背	事	故	百	五

書放額數

第	七	十	界	
辛	已	紹	興	三十一年
至	富	國	財	并
勑	金	雞	捧	
藤	合	歡	萬	歲
書	龍	龜	負	圖
文	三	耳	卣	龍
吳	隱	之	酌	貪泉賦
王	祥	孝	感	躍鯉飛雀

書放錢引二千三百七十三萬六千三百四十貫文

第七十一界

癸未隆興元年　利慶攀寶上天皮
足以生民　雲枝閃圖太苑馬幣
棒百圖平來西
書放錢引二千二百
七十三萬六千三百
四十貫文

乙酉乾道元年

強本而節用

金花捧勅

蜃樓去滄海

朽粟紅腐

堯增階賞莢

漢卜徜式吏上

書放錢引二千三百

七十三萬六千三百

四十貫文

第七十三界

丁亥乾道三年

舊雙方孟六子青

法龍圓嘗入平錢

行棒錦還毬辭學

為勅地珠路寶士

書放錢引二千二百

七十三萬六千三百

四十貫文

第七十四界

己丑乾道五年源夔枝軍欄械

事序之貨

團王諸千周兩

鳳逸葛孔王宣皆

棒超明葉修書放

勑衆羽扇指揮三百七十三萬六千

左果石馬

右荔車備器千四十貫文

第七十五界

辛卯乾道七年　善治立經　九川心子孟纍

常勅捧重龜紋　玉連環　王惠梁見纍　王意如

書水火金木土　唐太宗時書放錢引一千二

修惟穀斗三百四十貫文

錢三米

第七十六界

癸巳乾道九年長勑花原花

化雙龍祖百舜伯作鬼

國日龍牙龍逐中流擊楫警清中平太合五太書放錢引二千三

舒捧草黃牙緒公之二百七十三萬六千三

乙維盤魚同連武傳

第七淳熙十七界二年商勒門衡藤運築

末幣龍躍律環
侯木說書放錢引二千二百
牛七十三萬六千三
流版百四十貫文
馬

例	料	行	五	頭	貼	界			
印	紋	花		字	勅				
印	紋	花		面	青				
印	事	故		圍	紅				
印	紋	花		限	年				
印	背	事	故	貫	一				
印	背	事	故	百	五				

書放額數

第七十八界

丁酉淳熙四年

道御之而王

龍鳳捧纏漢

花平太枝滕

壽皇上太后玉捧帝高

紋甲鏁金

文王雞鳴至寢門問安否

百姓遮道願借寇恂

書放錢引一千二百

七十萬六千三百

四十貫文

第七十九界

己亥淳熙六年

國以義為利

金吾捧勅

金枝玉葉

堯舜垂衣治天下

纏枝金蓮

周宣王修車馬備器械

李德裕

書放引二千二百

建

七十三萬六千三

籌

百四十貫文

邊樓

錦

宋東陽沈立撰錦譜一卷見宋史經籍志今不存所存者元費著譜耳其畧云蜀以錦擅名天下故城名錦官江名濯錦而蜀都賦云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遊蜀記云成都有九壁村出美錦歲充貢宋朝歲輸上供等錦帛轉運司給其費而府掌其事元豐六年呂汲公大防始建錦院於府治之東募軍匠五百人縫造置官以涖之創樓於前以為積藏待發之所榜曰錦官公又為之記

其畧云設機百五十四日用挽綜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五十四練染之工百一十而後足紡繹之工百一十而後足役歲費絲權以兩者一十二萬五千紅藍紫芬之類以斤者二十一萬一千而後足用織室吏舍出納之府為屋百一十七間而後足居自今考之當時所織之錦其別有四曰土貢錦曰官告錦曰臣僚襖子錦曰廣西錦總為六百九十足而已渡江以後外攘之務十倍承平建炎三年都大茶馬司始織造錦綵被褥折支黎州等

處馬價自是私販之禁興又以應天北禪鹿苑寺三處
置場織造其錦自真紅被褥而下凡十餘品於是中國
織紋之工轉而衣被椎髻貴駃舌之人矣乾道四年又以
三場散漫遂即舊廉訪司潔已堂剏錦院悉聚機户其
中猶恐私販不能盡禁也則倚宣撫之力建請于朝併
府治錦院為一俾所隸工匠各以色額織造蓋馬政既
重則織造益多費用益夥隄防益密其勢然也今取承
平時錦院與今茶司錦院所織錦名色著于篇俾來者

各以時考之

轉運司錦院織錦名色 即成都府錦院

土貢錦三足花樣俱八荅暈

官告錦四百足花樣曰盤毬曰簇四金鵰曰葵花曰八

荅暈曰六荅暈曰翠池獅子曰天下樂曰雲雁

臣僚襖子錦八十七足花樣則簇四金鵰八荅暈天下

樂三種

廣西錦二百足花樣真紅百足曰大窠獅子曰大馬打

毬曰雙窠雲雁曰宜男百花曰
青雲雁曰綠雲雁
茶馬司錦院織錦名色本司須知云逐年番蠻貢到
馬數多寡以用折傳別無一定之數
黎州皂緋二種大被皂緋四色三種中被七八行錦瑪
瑙錦
紋州大被褥雙連椅背單椅背俱真紅
南平軍真紅皁青三種大被褥真紅雙窠錦

文州稿設紅錦

細色錦名色

曰瑞草雲鶴曰如意壯丹俱青綠曰鴛黃水林檎曰紫
皁段子此二種特色曰宜男百花曰穿花鳳曰雪花毬
露曰櫻桃曰水林檎曰天馬曰飛魚曰聚八仙曰六金
魚曰秦州細法曰秦州中法曰秦州麤麓法曰湖州大百
花孔雀曰四色湖州花孔雀曰二色湖州大百花孔雀俱眞紅
譙周益州志云成都織錦既成濯於江水其文分明勝

於初成他水濯之不如李膺益州記曰錦城在笮橋東流江南岸昔蜀時錦官也號錦里城墉猶在茲問錦於蜀中江城宛然如故而杼軸已不存矣

書顧命篇脣之舞衣註脣諸侯國所製之舞衣也按宋利州平蜀縣即古脣山縣丹鉛錄謂舞衣即今川錦此亦茫昧難據然西京雜記云漢成帝趙皇后報趙婕妤以雲錦五色帳沉水香玉壺婕妤泣怨帝曰非姊賜我死不知此器帝謝之詔益州留三年輸為婕妤作七成

錦帳以沉水香飾之則蜀錦實見於漢也山謙之丹陽記曰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吳皆資於西蜀至是始乃有之環氏吳記曰蜀遣使吳齎重錦千端魏文帝賜羣臣曰前後每得蜀錦殊不相似左慈傳云慈嘗在司空曹操坐釣松江鱸魚操謂曰既已得魚恨無蜀中生薑耳慈曰可得也操恐其即近所取因曰吾前遣人到蜀買錦可過勑使者增市二端語頃即得薑還并獲操便報命後操使蜀反驗問增錦之狀及時

日早晚若符契焉蜀志曰先主平益州賜諸葛亮法正
關張諸公錦各千疋諸葛軍令云軍中之需全藉於錦
華陽國志諸葛孔明既圖畫以賜南夷又與之瑞錦鉄
券是在三國時而錦駿駿始盛矣
唐宋之世額有常輸而奇衺者或侈勝或報罷存乎其
人如蘇頲以開元八年知益州大都督府長史事前司
馬皇甫恂破庫物織新樣錦以進頲至一切罷之故唐
書云元宗令皇甫詢於益州織半臂背子等蘇頲為太

守不奉詔書乃停者也又云安樂公主出降武延秀蜀
川獻單絲碧羅籠裙纔金為花鳥細如絲髮鳥子大僅
黍米眼鼻嘴甲俱成明目者方見之又韋皐在西川凡
軍士將吏有婚家則以熟錦衣給其夫氏以銀泥衣給
其女氏宋初川峽諸州貢織綺鹿胎透背六銖歌正龜
殼等太平興國七年詔悉罷之天聖六年春又罷兩川
乾元節歲貢織佛明道中又累詔減兩蜀歲輸綿綺此
其大較也

予得諸名流之賦詠者西京雜記相如友人盛覽字長通將柯名士也嘗問作賦法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為質一經一緯一宮一商此賦之迹也覽退而作列錦賦合組歌揚雄蜀都賦云爾乃其人自造奇錦紈綺纖頒繆緣盧中發文揚采轉代無窮左思蜀都賦曰闕閨之裏技巧之家百室離房機杼相和貝錦斐成濯色江波鹿張何蜀江春日之文君濯錦賦云粵惟姑洗應律勾芒御辰雁橋風暖犀浦花新疊嶂縈郭長楊映

津軒車照地士女驚人風土堪樂山川可珍歲時不殊於荆楚形勝有類夫咸秦晚景彌秀晴江轉春即有卓氏名姝相如麗室織迴文之重錦艷傾國之妖質鳴梭靜夜促杼春日布葉宜疎安花巧密寫庭葵而不欠擬山鳥而能悉績縷嫌遲嚬蛾慕疾乍離披而成段或煥爛而成足言濯春流鳴環乃出於是近深沉傍清泚朱顏始映琮篋方啓其始入也疑芳樹影落澗中少將安馬若晴霞色照潭底奪五雲長風未散泫百花微雨新

洗爾乃曝林崖出泉洞遲日徐轉和風緩送稍變迴鸞
全分舞鳳戲蝶時遶嬌鶯欲弄乘春景而方收俟王正
而入貢懿其彩色足重鮮明可嘉青為禁柳紅作宮花
能使御尉榮障夫人飭車郎官居而列宿郡守衣而還
家豈若夫齊紈之與楚練細縠之與輕紗王建織錦曲
云大女身為織錦戶名在縣官供進簿長頭起樣呈作
官閒道官家中苦難迴花側葉與人別惟恐秋天絲線
乾紅縷葳蕤莖軟蝶飛參差花宛轉一梭聲盡重一

梭玉腕不停羅袖卷囪中夜久睡警偏橫釵欲墜垂著
肩合衣卧時參没後明燈起在鷄鳴前一足千金亦不
賣限日未成官裏惟錦江水涸貢轉多宫中盡著單絲
羅莫言山積無盡日百尺高樓一曲歌劉禹錫浪淘沙
詩濯錦江邊兩岸花春風吹浪正淘沙女郎剪下鴛鴦
錦將向中流定晚霞鄭谷錦詩文君手裏曙霞生美號
仍聞借蜀城奪得始知袍更貴着歸方覺畫偏榮宫花
顏色開時麗池鳳毛衣浴後明禮部郎官人所重省中

別占好窠名又布素豪家定不看若無文彩入時難紅
迷天子帆邊日紫奪星郎帳外蘭春水濯來雲雁活夜
機桃處雨燈寒舞衣轉轉求新樣不問亂離桑柘殘陲
龜蒙蜀錦裙說云侍御史趙郡李君好事之士也因余
話上元瓦官寺有陳后主羊車一輪天后武氏羅裙佛
幡皆組繡奇妙李君乃出蜀錦裙一幅示余長四尺下
廣上狹下濶六寸上減三寸半皆周尺如直其前則左
有鶴二十勢欲飛走率曲折一脛口中銜芧藹輦右有

鸚鵡聳肩舒尾數與鸛相等二禽大小不類而隔以花卉均布無餘地界道四向五色間雜道上累細鈿點綴其中微雲鎖結互以相帶有若駁霞殘月流煙墮霧春草夾徑遠山截空環墻古苔石泓秋水印丹浸漏粉蝶集作粉訛此雲隱涯岸濃淡霏拂靄抑冥密始如不可辨別及諦視之條段斬絕分畫一一有去處其繡繪縝緻柔美又不可狀也裏用綢綵下製綫尚如舊兩旁皆解散蓋折滅零落僅存此故耳縱非齊梁

物亦不下三百年矣昔時之工如此妙耶曳其裙者復何人焉因筆之為辭繼於錦譜之後俾喜詩者賦焉

戩

段氏游蜀記云竹維九種戩惟十色成都古今記云蜀戩十樣曰深紅曰粉紅曰杏紅曰明黃曰深青曰淺青曰深綠曰銅綠曰淺雲又有松花金沙流沙彩霞金粉桃花冷金之別即其異名

續博物志云元和中元稹使蜀嘗妓薛濤以十色彩戩

貽薛濤於松花紙上寄詩謝之其名有松花紙雜色流
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唯餘十色綾紋紙尚
在南部新書云元和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忍
長賸乃狹之因號為薛濤牋
蜀檮杌王衍以霞光牋五百幅賜金堂令張蟾霞光即
深紅牋也又有百韻牋以其幅長可寫百韻詩其次學
士牋則短於百韻焉
唐范崇凱元凱兄弟俱有才名元凱贈兄詩云洛陽紙

價因兄貴蜀地紅牋為弟貧南北東西九千里除兄與
弟更無人鮑溶寄王播侍御詩云蜀川牋紙綠雲初聞
說王家最有餘野客思將池上學石楠紅葉不堪書李
義山送崔玨詩卜肆至今多寂寞酒壚從古擅風流浣花
牋紙桃花色好好題詩詠玉鈎
楊文公談苑云韓浦與弟洎皆有辭藻洎語人曰吾兄
為文譬如纚檻草舍聊蔽風雨子為文是造五鳳樓手
浦因寄洎蜀牋贈以詩曰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

浣溪頭老兄得此渾無用助爾添修五鳳樓石守道以
燕脂板浣花牋寄徐合州詩合州太守贐將絲聞說
歡情尚未衰板與歌郎拍新調牋供押客寫芳詞文潞
公寄人蜀牋絶句素牋明潤如豐玉新樣翻傳號冷金
遠寄南都豈無意緣公揮翰似山陰此則冷金牋也司
馬君實蜀牋獻太傅同年葉兄詩西來萬里浣花箋舒
卷雲霞照手鮮書罷久藏無可稱願投詩客助新篇
貞觀故事云大明宮光順門外東都永福門外皆創集

賢書院學士通籍出入既五而太府月給蜀郡麻紙五千
番東坡志林云川人取布頭機餘經不受緯者治作紙
名布頭牋冠於天下今六合人亦解作終是不及
褒宇記益州舊貢薛濤十色牋短而狹纔容八行益部
談資云薛濤井舊名玉女津在錦江南岸水極清澈石
欄周環久屬蜀藩為製牋處有堂室數楹令卒守之每
年定期命匠製紙用以為入京表疏市無貿者 予庚
戌秋過此詢諸紙房吏云每歲以三月三日汲此井水

造箋二十四幅入貢十六幅餘者存留乃作詩云七八
百年間陳事若俄頃西川錦江畔猶有薛濤井朝發春
花艷夕沉秋月冷所以可傳故問人人不省但云造彩
箋直貢君王前
元費著紙譜古者書契多編以竹簡其次用縑帛至以
木膚麻頭敝布魚網為紙自東漢蔡倫始簡太重縑稍
貴人遂以紙為便倫宦者也傳多稱其能然受宮掖風
旨諂親貴猶宦者態也智足以創物而亦足以殺身第

於文字有功人至今稱蔡倫紙今天下皆以木膚為紙而蜀中乃盡用蔡倫法有麻紙有玉板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等紙玉板貢餘雜以舊布破履亂麻為之惟經屑表光非亂麻不用於是造紙者廟以祀蔡倫矣廟在大東門雪峰院雖不甚壯麗然每遇歲時祭祀香火纍纍不絕示不忘本也恩足以及數十百家雖千載猶不忘如此易以西南為坤位而吾蜀西南重厚不浮此坤之性也故物生於蜀者視他方為重厚凡紙亦然此地之宜

也府城之南五里有百花潭支流為二皆有橋焉其一
玉溪其一薛濤以紙為業者家其旁錦江水濯錦益鮮
明故謂之錦江以浣花潭水造紙故佳其亦水之宜矣
江旁鑿臼為碓上下相接凡造紙之物必杵之使爛滌
之使潔然後隨其廣狹長短之制以造研則為布文為
綾綺為人物花木為蟲鳥為鳳翼雖云多變亦因時之
宜　紙以人得名者有謝公有薛濤所謂謝公者謝司
封景初師厚也師厚創戞樣以便書尺俗因以為名薛

濤本長安良家女父鄙因宦寓蜀而卒母孀養濤及笄
以詩聞外又能掃眉塗粉與士族不侔客有竊與之宴語
時韋中令皐鎮蜀召令侍酒賦詩僚佐多士為之改觀
期歲中令議以校書郎奏請之護軍曰不可遂止濤出
入幕府自皐至李德裕裕凡歷事十一鎮皆以詩受知其
間與濤唱和者元稹白居易牛僧孺令狐楚裴度嚴綬
張籍杜牧劉禹錫吳武陵張祜餘皆名士記載凡二十
二競有酬和濤僑止百花潭躬造深紅小彩箋裁書供

吟獻酬賢傑時謂之薛濤牋晚歲居碧雞坊叙吟詩樓
偃息於上後段文昌再鎮成都太和歲濤卒年七十三
文昌為撰墓誌謝公有十色牋深紅粉紅杏紅明黃深
青淺青深綠淺綠銅綠淺雲即十色也楊文公億談苑
載韓浦寄弟詩云十樣蠻牋出益州寄來新自浣花頭
謝公牋出於此字濤所製牋特深紅一色耳僞蜀王衍
賜金堂縣令張蠙霞光疑即今之彩霞
牋亦深紅色也益以胭脂染色最為靡麗范公成大亦

愛之然更梅潦則色敗姜芽黃尤難致遠公以為恨一時把
玩固不為久計也　紙固多品皆玉板表光之苗裔也
近年有百韻牋則合以兩色材為之其橫視常紙長三
之二可以寫詩百韻故時人便其縱濶可以放筆云
凡紙皆有連二連三連四一名曰舡牋又有
青白牋背青面白有學士牋長不滿尺小學士牋又半
之倣姑蘇作雜色粉紙曰假蘇牋皆印金銀花於上承
平前輩益常用之中廢不作比始復為之然姑蘇紙多

布紋而假蘇版皆羅紋惟紙骨柔薄耳若加厚壯則可勝蘇戔也　蜀戔體重一斤之力僅能荷五百番四方例貴川戔蓋以其遠號難致然徽紙池紙竹紙在蜀蜀人愛其輕細客販至成都每番視川戔價幾三倍況公帑費甚多且恠蜀諸司及州在鎮二年止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縣緘牘必用徽池紙況公用蜀紙重所輕也蜀人事上則不敢輕所重矣此以價大小言也余得之蜀士云澄心堂紙取李氏澄心堂樣製也蓋表光之輕脆而精絕

者中等則名曰玉水紙最下者曰冷金箋以供泛使
廣都紙有四色一曰假山南二曰假榮三曰冉村四曰
竹絲皆以楮皮為之其視浣花箋紙最清潔凡公私簿
書契券圖籍文牒皆取給於是廣幅無粉者謂之假山
南狹幅有粉者謂之假榮造於冉村曰清水造於龍溪
鄉曰竹絲蜀中經史子籍皆以此紙傳印而竹絲之輕
細似池紙視上三色價稍貴近年又倣徽池法作勝池
紙亦可用但未甚精緻爾
雙流紙出於廣都每幅方

尺許品最下用最廣而價亦最賤雙流實無有也而以為名蓋隋煬帝始改廣都曰雙流疑紙名自隋始也亦名小灰紙

總校官庶吉士 臣何思鈞

校對官學正 臣陳 木

謄録舉人 臣曹勳祖